

下

編

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
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
文化建設及其他
中國文化的探討
文化之涵義

下編前言

馬芳哲

在下編裏，編進的文章，是全書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五類現在分別述明於下：

第一，就是全書的第三類，是「各方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本來上面所有的文章，都是各方對於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不過上面兩編裏的文章，是側重在批評「一十宣言」，和側重在批評「一十宣言」之外，再提出接受西洋文化以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

本編所採用的文章，雖然也有批評「一十宣言」的，不過批評的地方少。提出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多。也有完全沒有批評宣言，純粹提出自己對於建設中國文化之意見的。本編可說是全書最重要的一段。

第二，就是全書第四類，是「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所謂動向，就是把現在中國文化建設的狀況，加以客觀的敘述；然後再提出自己對中國文化建設應走的路線之意見。和上面一類文章的性質，是差不多的。

第三，就是全書的第五類，是說明文化建設與其他科學的關係。

第四，就是全書的第六類，是「中國文化的探討」。把中國文化的歷史，背景，特徵，特質，盛衰原理以及改造方法，加以探討。這些文章都很客觀，無論你是主張「復古」主張「全盤西

化，「或是主張『中國本位』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不能不有清楚的認識。不然，怎麼配談『復古』，『西化』，『中國本位』呢？本書所以將這幾篇文章收進來，就是要把中國固有文化的真面目，揭發開來，讓大家認識認識。并且這幾篇文章，都是極有研究極有考據的作品。

沈巖先生的「恢復固有文化問題之檢討」一文，是贊成恢復固有文化的。看來確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以做復古論者的代表作」。所以也把他收進來。至於梁園東先生的「什麼是中國文化」一文，是他讀了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五號「讀經問題專號」以後，所寫的感受，對贊成讀經的人，加以駁斥。編者認為他的論調有幾點正可以作沈巖先生一文之否決者，所以把他放在沈先生文章的後面，讓讀者看了，去想沈先生的主張是否可能；梁先生的理由是否充足；然後再想想現代的中國來恢復固有的文化，是否要得？

第五，就是全書的第七類，是「文化的涵義」。文化這個名詞，是很抽象的，各方所下的定義，也不一樣。我們初學的人，對它的印象更是模模糊糊；所謂文化，究竟包含些什麼東西？這裏的三篇文章，對文化的釋說，比較還通俗具體，可以給我們做參考。

附

錄

我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對中國文化建設的意見

附錄前言

馬芳若

這裏是各學者專家，對於「一十宣言」的批評與對建設中國文化的意見。文章大都是短小精悍。這些文章有的是在報上剪下來，有的是編者徵求得來，然而大部分都是文化建設協會在各地所舉行的文化建設座談會席上的筆記，由編者轉錄的。編排先後，以時間早遲爲則。這些文章可以做前面各文的補充。萬一沒有工夫看上面各篇長文，那末看了這些意見後，對於文化建設問題，也可以得一簡括的瞭解。如看了上面長文以後再看這些短篇，或是先看這些短篇，然後再看上面長篇，那末能夠互相參證，互相發明，得益自然更宏了。

我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與中國文化建設的意見

蔡元培：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原則上，在抽象的理論上，可云頗撲不破。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就是不守舊，不盲從的態度。現在最緊要的工作，就是擇善，怎樣是善，怎樣是人類公認為善，沒有中國與非中國的分別的，怎樣是中國人認為善，而非中國人或認為不善的，怎樣是非中國人認為善，而中國人却認為不善的。把這些對象，分別列舉出來。乃比較研究，何者應取，何者應舍，把應取的成分，系統的編制起來，然後可以作一文化建設的方案，然後可以指出中國的特徵尚願幾許。若並無此等方案，而憑空辯論，勢必如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標語，梁漱溟「東西文化」的懸談，贊成反對，都是一套空話了。

（二月十九日申報）

王雲五：我很贊成這幾位學者的主張，我對於他們的主張有下述的一種感想。昨天我在一個宴會中，有一位姓趙的朋友，提起一句似乎是笑話，實在却含有至理的話。他說他們五百年前是一家，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究竟

我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與中國文化建設

指的是前半部，或是後半部，他懷疑了好久，結果給他找出一個答案，所謂「半」，當深指一部份而言，大概是從論語中，去其不適用的部份，而採取其適用的部份。我以為這個解答實在是很正當，照他這樣的解答，那「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纔可成為至理名言。大凡著書立說能垂久遠的，必有其可以垂久的理由，但是彼一時，此一時，若一一盲從古人之言，與現代必有枘鑿的地方。論語產生在趙普以前的千餘年，如果趙普不問宋代情形如何，就完全根據論語以治天下，恐怕天下未必能治。趙普深明此理，把論語宋代化了，因此便能收效，使歸功於論語，可是祇有半部論語。換言之，就是一部份適合於宋代環境的論語，纔能够治宋代的天下，要是全部的論語，便沒有這般好結果了。現距宋代又已千年，泥古者仍以「於古有之」為訓，喜新者却又以「於歐美有之」作口頭禪，其錯誤實相等。我以為現在要採用論語以治國的人，其所當採的半部論語，或是一部份的論語，必不能和趙普的半部論語相同。同一理由，如果我

我們要採取歐美的先例以治國或治事，最多也祇能學趙普之辦法，採取其適宜於我國的一部分，試再舉一個眼前例，許多人因為商務印書館越後更興之速，都歸功於我前幾年從歐美帶回中國的科學管理法，可說是和歐美流行的相差很遠，因為我絕不盲從歐美的科學管理法，已經把他中國化，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化了，如其不然，不獨未必能收效，恐怕還有許多障礙啊。一件小事已經如此，國家大事和整個文化，尤其是不當盲從。

（二月十六日中華日報）

李登輝：認真從事於文化建設，必須審度世界的一般動向，今日世界文化的動向，可說是趨於調和混合，就是將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由於彼此接觸的結果，互相影響，互相修正，互相補充，逐漸產生出含有世界性的新文化。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就是建築。古來西方的建築，已經是由希臘羅馬埃及與非洲的新興民族各種建築混和而成。近來更將中國印度的建築與西方的建築調合起來，成為最優偉的構結，這非任何一種原有的建築所能比美。建築如此，一切文化亦是如此。我們建設的中國新文化，不應該撫拾別國的唾餘，亦不應該墨守我們自己的成法，必須審別西

方文化的優點而採納之，辨識我國舊文化的優點而保存之，兩方面集合攙來，再經過冶鑄一爐的工夫，纔能有光輝燦爛的新文化產生。現在我們正立在歧途上，對於人家的和自己的，不知何去何從，有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味崇拜西洋，又有一個時期，又反轉來過分誇張自己，又甚至於棄了自己的精華，拾得人家的糟粕，這都是很危險的。幸而近來國人鑒別的能力，似乎日有進步了，我很希望十教授的宣言，能引起大家更精細的研究分析，考察比較，總要能夠經過選擇淘汰，創造出一種貫串中西的新文化纔好。再說到中國目前的急需，固然大家都很注重物質的建設，關於人民生計，確有趕快設法救濟之必要，這我亦甚贊成。但我覺得精神的建設尤其重要，物質建設如要成功，非有充滿的精神來主持不可，我國人最缺乏的是熱情，因為沒有熱情，就難於團結犧牲，而自私怯懦貪污諸罪惡，亦就容易發生了。這些都是物質建設的大敵，不將這些大敵剷除，則物質的建設也很容易變成私人自肥的機會，多數人仍不能享到幸福，所以發揚固有道德，以及新生活運動都可說是精神建設的要圖。不過我個人覺得要激發國人的熱情，宗教

的力量亦該充分應用的

鄭振鐸：我以爲文化問題固然重要，但中國民族本身如何能生存，却是更大的問題。日本的爪牙永遠抓住中國，便永遠沒有復興的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能脫出日本的爪牙，所以迫切的問題，不是文化的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我們固然知道，在惡劣的環境下，也能生存，但須用如何的方法謀生存，終是大問題。（中略）在中國舊文化裏，是永遠找不到出路，譬如國醫國術運動之類，都只是亡國的前一幕的把戲。中國民族的生存必須寄託在新的文化，新的組織上。如何組織民衆，如何使民衆都有自覺的爲生存的爭鬥心，是今日的急務，而恢復舊文化却是死路一條。

劉湛恩：這次兄弟由非洲參加高等教育會議回來，就有見諸位朋友的宣言。這個宣言，正合着我的意思，很是快活。這幾年中，我到國外去過幾次，在國內還不覺得中國文化的價值怎麼樣，一到國外，就覺得中國文化教育的重要了。朋友們總以爲到了外國，是一定外國化，可是我有時在外國還是穿中國衣服，覺得若是處處仿效外國，簡直不

像是中國人。諸位朋友提出的意見，我是十二分的贊成。現在我有幾個意見，我覺得中國沒有了。這句話，是不可說的，也許是說法不一樣，意見却沒有甚麼不同。因爲說中國沒有了，這是消極悲觀的說法，我們不相信我們的文化已沒有了，我們所特別表示痛心的，是自己沒有自信心。我不贊成有這種消極悲觀的態度。我們要有自信心，不悲觀，不消極，纔能戰勝困難。這是要請大家注意的。第二，剛纔主席所說的有一部人崇拜西洋文化，這與教會好像有點關係，以爲基督教不能稱爲中國文化。但是基督教並不是西洋的，基督教是世界的。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並沒有國界。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決不是能夠單獨造成的，好像演奏音樂，要是只有一個鋼琴，老是在朋朋的彈，多麼單調沒有意思，所以一定要與別種樂器聯合起來，纔有意義。世界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也應該互相融合纔是辦法。中國固然要吸收西洋文化，但吸了西洋文化，要能够消化，消化之後，纔是中國本位的文化。這點是最要緊的。第三，復興中國文化，應該要檢討過去，這是不錯的，但這是一種很繁重的工作，要分工合作，大家努力去幹，纔能建設我們中

國的本位文化，從本位上救中國。否則，各行其是，那就靠不住了。一定要各個人站在各個人的本位上，在同一目標之下，去努力，纔是辦法。

舒新城：談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關於原則方面，不用說宣言上的話是沒有問題的。由中國的一般情形看來，往往一個人的力量很大，可惜因為沒有團結力，成為二個人就力量減少了。因此，我感到何以中國人沒有團結力？這是沒有共同的信仰的原故。因此一個人力量很大，兩個人因為意見不同，失去信仰，就沒有力量了。中國在這過渡時代，都市方面受西洋文化的影響極大，而農村方面的父老，還在希望真命天子出現，同是一個國家的國民，意見竟這樣的不同！這是很顯明的因為已經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就是真善美。如何建設真善美的中國本位文化，這句話的範圍很廣，但極需要。就現在的情形來說，像衣服的形式，也是混亂不堪，女子有的穿長，有的穿短，長短不一；男人也如這樣，情形雖然混亂，但我們不必悲觀。我們要曉得一個國家要造成為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國家，不是三兩天的事情，就是十年廿年長期的努力，也不算怎麼一回事。不

四

要以為是我們國家已經不得了，自己氣餒，我們從種種方面盡力的去工作，以謀達到這個文化建設的原則。昨天我在報上看了一段笑話。說有兩個中國人在西湖邊喝酒，講的話都是外國話，有人問他們：「你們難道不是中國人嗎？為什麼說的都是外國話？」他們兩個人沒有什麼回答，很勉強的說是發了神經病。這是很顯明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已沒有了共同的信仰，中國人應該說中國話，是至少的共信。像日本他們全國上下共同的信仰就是天皇，忠君的基礎，這就是建設本位文化。簡而易行的方法，如新生活運動走路要向左邊，就是一個簡單的規則。從前我到南京去，發生一個笑話，在街上若是隨便吐了一口痰，就有一個武裝同志走過來，說：「在新生活運動中不能隨便吐痰，要遵守新生活規律。這也是一個訓練共信的基礎方法。我們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應該在共同的信仰之下去做。一個人固然好，兩個人共同做是更好，更有用，慢慢的做去，總有成功的一天。」

歐元懷：我以為文化兩個字，範圍極大，廣義的解釋，文

化的內容，包括得很多，像政治經濟教育宗教文字語言以及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至於我們中國文化是怎樣來的呢？中國文化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是逐漸演進而來的。中國最近一百年來，尤其是最近的四十年來，一切事物有很大的改革，直到現在還是一種過渡時期。有人說，中國現在的文化總是一個小脚的女子，把裹腳放了，穿上一雙大鞋子，以求時髦，可是依然脫離不了小脚女子的態度。從前呢，行小脚，把大脚裝成小脚，現在呢，行大脚，把小脚裝成大脚。中國的文化在這種狀態之下，變成一個不中不西的文化，站立不穩的文化。十位教授宣言裏頭所說的原理原則，個人絕對贊成。蔡先生答復何先生的信，我很同意。我是主張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如何造成新的文化，我覺得有三件東西很要緊。第一是科學化。我們中國究竟需要的是什麼？我們要拿科學的精神來選擇，合於科學的，不管是外國的或者是舊有的，我們都可以接受，保存；不合科學的，不管他是外國的，舊有的，我們不應接受，應該摒棄。中國有中國的標準，所以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檢討過去，觀其是否合於現代的精神。我們要考查我們的經

驗是不是合於科學化，以爲創造將來的手段。第二就是要標準化。我們要看經驗是否合於科學，應先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融合新舊中外文化的條件，好像是娶新娘結婚要有一定的禮節，要喝交杯酒。中國應該吸收外來的文化，但應該有標準。合乎我們標準的，即有價值的，就可與中國的文化行結婚禮。這樣產生出來的文化，纔是中國本位的文化。最後，應該把科學化標準化的東西，使他普遍化。在過渡時代情形特別不同，應該要把確定的標準文化，普遍的深入民間。從前推行國音，把各地方的教員集在一個地方，先行訓練標準的國音，統一的國音，然後推行及全國。建設新的文化，也一定要有具體的標準，這具體的標準如何確定，自然要請許多專門家，用各種的方式，把中國與外國的經驗加以檢討，確定下來。有了標準以後，再用政治的力量，公佈出來，推行出去，使他普遍化。普遍化的實行，還要靠教育的力量，纔會有更大的效力。在我個人看，中國本位的文化這個名詞，很容易發生誤會。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也許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化，也許是新文化，也許就是守舊復古的文化。我以爲中國民族好像一個人，應該從別人的經驗

獲得他的利益，別個民族好的地方，應該採取他。三民主義的內容，有中國的東西，有外國的東西，那是最好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雖沒有復古的意思，我以為倒不如稱作新文化或三民主義的文化要醒豁一點。

俞實澄：對於中國本位文化，這本位兩字，有點意見。試問究竟什麼是本位呢？我敢武斷的說，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應該是農村方面的文化，應該向農村方面求中國文化的發展。因為中國全國農民佔全國國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假使是要定出標準，要吸收西洋文化，就應以農村為重心。現在全國百分之十的都市，已十足的顯示出吸收西洋文化了，都市是幾十層洋房的文化，跳舞場的文化，可是農村呢，幾乎飯也要沒有吃，這種矛盾的文化，決不是以中國為本位的。我們應該從農村方面着想，設法使西洋文化灌輸到農村中去，這纔是所謂中國的本位文化。

金通升：看了十教授的宣言，正如給與中國這個病人的脈案在宣言第一段裏，說明這個病已虛弱得不得了，第二段講中國從前治病的經過，第三講以後治療的方針。認為我們中醫所犯的病，爲了年齡的關係，氣候的關係，決不

能拿別的地方治病的藥來亂用，應拿一種合用的藥來醫，使他恢復健康。現在是脈案已經開工而治病的藥，還沒有開。對於脈案許多人都覺得非常之對，繼續下去的工作，應該是用藥。像怎樣的檢討過去，怎樣的把握現在，怎樣的創造將來這三件事，希望諸位先生切實做下去。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說起來很簡單，但怎樣檢討呢？這要把國內的一切，加以審查，定其合用與否。把握兩字，用得非常之好，細講起來，就是不要忘記現在，丟棄現在的意思。怎樣把握現在，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辦法纔好。過去的文化有檢討，現在的時代能把握，將來的文化當然是嶄新的文化，是中國本位的文化了。這是非常好的辦法。在這宣言沒有發表之前，我已經看到我對於文化沒有什麼研究，我覺得文化的化字，就是外部環境的接觸，內部思想的變化所組成的標準。環境所形成的外部形態，就是文化。所以要產生一種標準的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幾個人所能成的事情。是要以長期的工夫，全國上下的力量去努力的。在朝的要表率，在野的要能刻苦實行，使全國成爲風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樣的去

創造，自然而然的就會成爲文化。尤其須從小的地方能够定出一個標準來。然後及於遠者大者，實行全國，使許多人都照着標準去做，那末中國本位的文化就可成功了。

蔡照實：自從看見了何先生與各位先生的宣言所提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要不守舊，不盲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使我很爲感動，差不多每天讀一遍，每天都有一個感想。我覺得這話是一個方法，用外國話講就是 *mode of approach*。我們遇到一種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去觀察問題，怎麼做前進的觀察，觀察的對不對，就發生主張的不同。我們現在要復興民族，建設文化，這是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觀察，第一要注意到怎樣纔是中國的文化，要建設的是什麼文化，這就要看我們的觀察對不對了。說到這一層，我想到諸位先生的宣言，主張從不守舊去創造將來的文化，這種辦法是很對的。我國幾千年來，沒有正確的方法，僅僅靠藉我們的記憶，所以沒有什麼東西創造出來。我們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創造必須要有正確的方法，要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耳到所謂五到，請句時髦話，就是客觀，我們講「工欲善其

事」，做檢討過去文化的工作，一定先要有銳利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觀察。所以我們要建設文化，檢討過去，換句話說，先要注重方法。所以諸位先生提出的宣言我敢說這方法是對的。在這個方法之下，當然值得討論研究的很多。今天兄弟提出討論的，就是中國本位首要認清楚這本位有三方面的關係。第一是空間性，要認定這是不是中國的文化或是全世界的文化。第二是時間性，這個本位不但是今天現在，而是永久的。第三在內容方面，要能够生生不息，換一句話說，要活動的，不是死的。由這三方面看，要有中國本位的文化，第一件要實行餉事，就是設法使中國的人都能受教育，第二就是應用科學的方法。科學有兩大部，一是社會科學，一是自然科學。我們所謂的科學，要認清楚是一切科學，不是單指一種專門的科學。這個問題討論起來是很困難，不是簡短的時間可以說明。科學是非常複雜的，所謂科學方法，在社會的關係方面，連主觀客觀都不容易分開。兄弟因宣言不守舊創造將來的感動，特表示這麼一點意見。

傅東華：我很同意蔡子民先生覆何柏承先生信中的

話（一月十九日申報教育新聞）諸位先生的這個宣言，『在原則上，在抽象的理論上，可云顛撲不破。』但從蔡先生所指出的『建設方案』，似乎還可以更進一步，去注重具體的貨色和真實的質地。例如文藝，單有主義和理論是不會發生效果的。還有一點也似應該預防，就是不要使人將『中國本位的文化』這個名詞縮做了『國化』兩個字，而誤解作與『國粹』、『國故』、『國學』、『國術』、『國書』之類是一樣的東西。

黃任之：我今天早晨纔看到宣言，又看到蔡先生的信，兄弟的感想便是所謂本位究竟是甚麼？好像宣言沒有告訴我們。兄弟在去年八月裏寫了一篇文章，記述我的感想，說中國什麼都犯了不清楚的毛病。譬如『現代』兩個字是我們常看見的，『現代』究竟是什麼呢？這不能不有仔細的研究。還有常見的『迎頭趕上去』，『落伍』等等。所謂『迎頭』這頭是什麼頭？所謂『落伍』這『伍』是什麼『伍』？諸如此類的事很多。總而言之，是犯了籠統的毛病。從前大家提倡女子裹腳，許多女子就裹腳，不管痛苦不痛苦。現在提倡放腳，大家就放腳。試問腳為什麼要裹？為什麼要放？恐怕只是爲了趨時，實在毫無主張，再進一步說，過去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名詞如果說他錯，也不能說。不過什麼是體呢？西學爲用，這用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有幾種用法呢？都沒有明確的見解。追想起來，真是可憐。自從辦同文館到現在，差不多有六七十年的光景，都因爲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現在中國學問方面既犯了一個不清楚的毛病，政治方面也是跟了人家走，人家向左，我們也向左，人家向右，我們也向右，從求不去研究一下，所以我以爲用一個名詞，先得研究正確，下個正確的定義，不要跟了人家亂跑。若是今天看見這個國家強，便跟這個國家跑，明天見了那個國家強，便跟那個國家跑，使中國這樣的亂跟人家跑，是一輩子也跑不上的。總之，中國應該有中國的立足點。今天，得有機會讀各位的宣言，覺得很高興，不過要建立中國的本位的文化，先得研究這本位是什麼？應該先有具體的研究，具體的規劃，講空話是不行的。

李浩然：我所看見的宣言第一段是『中國沒有了。』好像是中國亡掉了，怎麼會到這地步呢？從前的政治精神『節用愛人，薄稅輕繇』，現在再也維持不下去了。在前清

嘉慶年間國家的支出預算，不過一千四百萬兩，而現在呢，已增加到七萬萬元，比較從前不知道增加了幾多倍。但是比了別的國家，還是差得遠。我們知道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非先解決財政問題不可。但中國的國民，已經担負不起這個重担。農村破產，政治根本沒有辦法，這是第一層。其次，是教育問題。從前中下的人家，他們種了田，够吃够用，現在不是這樣了。從前雖然是一個打鐵的人家，他的子弟還可以讀書，現在的教育，不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不能進學校，農村窮得這樣，中下人家每月二三十元的進款，還維持不下去，鄉村間的小學教員，每月只有六元的月薪，還要欠上一年多不發薪，他們只好丟掉教師生涯，向都市去覓營，弄得農村間的子弟要讀書也沒地方去讀，不能受教育。現在鄉間的子弟，一百人中只有四人能受到教育。全國文盲，我想起來，只有比從前多。因為鄉下的小學教員，都到都市中謀生去了。現在建設新文化，非把這些根本問題，有個解決不可。如何解決，則望有一個具體的方案出來。

朱義農：十教授宣言發表之後，我首先看到時事新報潘公弼先生的批評和其他各報的評論。兄弟始終沒有說

過一句話，因為覺得不敢輕易批評。宣言有兩大點，所謂「不守舊」「不盲從」，但是「不守舊」，舊的東西統統不好嗎？統統不應該守嗎？舊的也有好的，不是說舊的都沒有好的。所以不守舊要改為「不泥古」，纔好。不好的固然要淘汰，好的也應該保守。「不守舊」這三個字，我認為有毛病。這完全是私人的意見。因為我覺得中國舊的東西，也有好的。日本是沒有文化的，五十年前他的文化都是中國的文化。維新以後，雖然他們接受了西洋文化，但他們還是非常服膺王陽明、朱舜水先生的學說。我們不是守舊，我認為沙中還有金，有一種舊是應當守的。至於應該守的是那一種舊，那就得大家討論了。

伍彞甫：兄弟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感想約有兩點。第一點是：理論的基礎是現實，現實在創造過程中，免不了矛盾，所以理論也免不了矛盾。然而每一矛盾的消弭，便是理論或思想的一個進步的表徵，因此矛盾是不必引以為憂的。兄弟讀到宣言的第五項目的時候，很感到矛盾存在於「中國本位」和「大同理想」之間，於是不禁抱了深切的希望，等待着中國本位如何總有一天可以調

和在大同理想中並且這第五項明白肯定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是以皈依大同理想爲最後終的。這在兄弟看來可算是全部理論的主點。力點。希望宣言的十位教授對此一點特別地注意。第二點是：新近念到門肯氏（H. J. Mendel）批評威爾斯的小說的一句話，覺得也很可以引起我們的長思。那句話是我希望威爾斯的小說不要再那樣地充滿了空想，好像美麗的宣言（beautiful manifestoes）。我希望他的小說是道着人間的缺憾，本身是不完美的人的行爲（imperfect human documents）。兄弟也不禁這般想，認爲中國本位文化宣言假使有理論不到的地方，都是由於現社會的種種缺憾，而沒有其它的原故在！

倪文宙：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確有急迫的需要。個人是不加否認的。不過我以爲應當先在理論方面建立一個原則，纔好規劃具體的辦法。至於說馬上拿出具體的辦法來，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現在有許多人盲從西洋文化，有許多人迷戀自己中國舊有的文化。盲從西洋文化的人，看不起中國文化，這是自卑的意識。迷戀中國文化的人，看不起西洋文化，這是誇大性的表現，都不足以救中國。這個

宣言對於這兩種病態心理，至少是可以說像醫生給病人打了一針。宣言裏面說，建設文化要建設中國自己本位的文化。這個原則確是針對目前中國的環境。因爲中國民族要求解放，要反弱爲強，要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要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必須要使中國文化建設，成爲常態的文化，不是異常的文化。在個人的意見，這是一個有用的宣言，我完全接受宣言的作用。

史國綱：我以爲建設一樣東西，必須根據一個原則，纔能達到成功的途徑。諸位先生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提出建設文化的宣言，做這樣急迫需要的工作，鄙人很是欽佩。宣言態度是不守舊，不自從，而所採的方法是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種科學化的精神，兄弟以爲是非常需要。此後由諸位不斷的努力，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事業上，一定有非常的成就。但是文化建設，茲事體大，決不是一個國體所能成就。一定要許多人共同負起責任來。諸位的宣言，目的恐怕在指導一般社會，往正當的軌道上去，既然是指導一般社會往正當的路上去，那末一定要有明顯的目標，纔可做人家的指針，大家努力工作。倘若諸位先生能

原諒我的冒昧，那末我以為在這廿世紀生存競爭的時代，必須要以培養國民生產能力為目標，這樣纔能與各國競爭，而產生優美的文化。

陶百川：在報紙上看到了諸位先生的宣言，內容非常充實，我很欽佩。宣言結論的重要點：第一是不守舊，不盲從。第二根據科學精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結論可以分兩部來說。剛纔有人說過不守舊三字有相當的語病，可是不盲從也沒有告訴我們是什麼東西，至於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是一個思想的普通原則，是一個指導人家的原則。我以為這個宣言還是一個建設文化的初步工作，希望十教授經過若干時的研究後，再有一個補充的宣言出來。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我以為必須要有明白的標準，告訴大眾，因為文化是要靠羣衆的力量來建設的，要有羣衆的力量纔能成就十教授的雄心。文化的範圍領域很大，政治經濟文學科學以及衣食住行等等都在內。這樣大的範圍，自然要靠大眾的力量，纔會有成就。現在的宣言，我以為不過是一個緒論，這個宣言如何的去發展，像沈尹默先生說我們只要幹就有好的結果，但幹是一個

原則，如何的幹，却要有一定方針，不能瞎幹。蕭伯納說，世界上沒有所謂金科玉律，他的意思是說世界是沒有可恃的指導原則。這話很有趣，很，其實他的所謂沒有金科玉律，就是一條金科玉律，所以我們還得有幹的方針，纔可以免除錯誤。錯誤的試驗，徒然把國家供我們犧牲，那是萬萬不可以的。還有一點，我以為文明與文化也有相當的區別，文明含有結果的意思，文化含有原因的意思。所以文化比文明還要重要，我們承認要國家文明，先要盡力增進我們的文化，然後纔會達到我們的目的。至於指導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原則，歐元懷先生主張科學化，李麥麥先生主張歐化，無論是科學化或歐化，都是現代化，都是明白的指導民衆所應走的一條路，不過都應該把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做一個共同的根據來討論。西洋的產物，是不是合於中國社會，現在還沒有一個最後的定論。究竟歐美的文化典章制度，是不是合於此時此地的中國的需要，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以我個人而論，做這種檢討工作，似乎應該拿三民主義來做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根本原則。因為三民主義是孫總理畢生研究的結晶，其中一部分採取歐美文化精神思

想，另一部分是中國舊有的文化，還有一部分是他個人的獨見。從政治社會上講，這是建設國家的基本方案，希望大眾討論這個文化問題的時候，用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種方法來批判這三民主義，看究竟是否合於中國的需要，還是應該歐化資本主義化，甚至至於共產化，希望十教授把研究的結果，進一步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不能盲目的幹，不能說幹就是好，這種精神，固然不錯，方法都是不對。不對的原則原理，是救不了中國的。希望前進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來研究這個問題，指導大眾，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兄弟覺得這是有相當重要的。

邵爽秋：對於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兄弟很是贊成，不過覺得文化的建設，有幾點很要緊，特別是此時此地的需要。在宣言中，所謂需要是甚麼？甚麼是中國本位文化的需要？都沒有說出來。這令人覺得不滿足。需要的意思很多，有多數人的需要，少數人的需要，有正當的需要，不正當的需要，有急的需要，緩的需要。都市的人民需要洋房，而農村的人民正陷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所需要的是生存，而都市的人民則不止生存，還要求享受，要求洋房汽車的文化，這

到底與大多數人民所需要的相反，這是極少數人的需要，不是多數人的需要。運動場也是現代文化的一種，像某地方化了十萬塊錢造了一個大運動場，供給幾千個學生開了三天運動會，現在是擱置在那裏。同時國內的災民，一天死上幾千，求生不得。運動場雖是現代文化所需要的一種建設，可是忘記了幾萬萬的民衆，在饑餓線上掙扎求生。我們認為救災纔是急迫的需要，建設運動場是緩的需要。我們怎樣纔能使一夫不餓一婦不寒，這是真正的急迫需要。富家的太太有了小孩怕煩累，他極需要有一個奶媽和兒童院，可以安放他的子女，使他們能自由自在的去跳舞，去玩要。可是有幾千萬人連飯都沒有吃。所以在此時此地來說，這兒童院及奶媽，便是不正當的需要。我們講此時此地的需要，問題很多，必須弄清楚，否則，建設文化還是要落空的。我們現在最急迫的需要，是在民生問題的解決。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應該以民生為本位，不應該以士大夫階級的文化為本位。即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應該根據多數人的急待解決的民生問題，求得民族的復興。猶太人雖然能够保存猶太的文化，生存於世界，可是他們沒有復興民族